

永新縣志卷之六

藝文第十二上

春風堂記

宋 楊萬里 學士

歲在乙未摘山之寇起湖北歷湖南以入江西吉
之永新首罹其毒寇平之明年冬縣令臨川黃君
夢得初蒞邑民多告盜不問一日盡呼擲者圖之
邑民大驚莫知其何蓋警盜者卽盜也咸服其罪
吏忿抱文書立庭下不去問之吏叩頭曰故府文
書若干寇退今亡若干黃笑曰書不亡也吾於爾
乎取之三日不得必三十日果盡得亡書凡疑事

永新縣志卷之六

一

至前物凝縷解朞月民大悅服乃於縣治之東因
其堂之舊掃漑之增以兩廡植以花卉偶閱於壁
得前縣令元公厚之之詩於塵埃坳埭閒拂拭而
讀之愛其桃李春風之句遂以名堂因吾友劉晉
景明謁記夢得之學淹貫古今其未擢第開門授
徒江西閩中之士從之者數千百人予雖未識面
常聞其賢也獨不知元公之爲邑於斯今幾年其
所種桃李今皆在乎其樹公所手植也其臺池公
所經行也景明其爲夢得諗之夢得問之故老攀
桃李之殘枝挹春風之新吹亦足以仰而思俯而

嘆見桃李如見公而百年之事故恍如昨日也淳熙四年歲在丁酉二月二十六日記

重修縣廳記

張洽

宋縣令

永新縣廳舊有記前令胡湛之所作也胡公實首建之其去治以紹興庚辰至嘉定己巳五十年矣火於峒寇因陋修葺至寶慶丙戌又十有八年予初至官棟宇欹傾而縣獄頽敝爲甚乃先鼎新其獄次年遂建廳事以達於吏舍其冬又卽臺門新之輪奐有加於舊其費秋毫無及於民者今年將新其中門適有池陽之命不果作期以待後之君

永新縣志卷之六

二

子胡公之記石磨滅了不復存紹興初柴必勝修縣圖經續胡公而後十有二人今復考諸故牘得柴公而後章公賢至洽任罷之年月并胡公之記與其人皆刻之龕置壁間嗣書者幸勿廢紹定改元三月

夢韓堂銘記

尹臺

諫議長洲陸先生粲始以直言忤用事者左宮西南夷是時海內士並高奇先生之風節比爲今之志完也臺初從計吏已慨然想慕其人矣後二年先生起遷永新令臺獲私朝夕先生歎政之弗承

於理也盜齷姦獠莫之或蒐獮也乃問害所萌興
先其未蔓薶薶之嚴法正訓宣威布采不數月縣
以大治時大吏多噎媚其所爲意缺缺不自得數
引疾求歸人方諱先生之請先生顧懇去益堅且
假寐夢有來訊者曰君奚如韓子夫韓子不昔爲
陽山邪先生寤占曰異哉茲殆告我矣所請爲少
止是時比部永嘉趙先生廷松適起倅吉感夢之
能以微言中先生也爲大書扁其堂曰夢韓臺因
作銘刻下方今又十有五年邑吏氓有事是堂低
回髣髴猶若見先生之施措也比歲郡倅黔陽黃

永新縣志卷之六

三

侯珙攝縣覩堂且欲圮命撤舊改新之未幾今令
廣陵沈侯珠復促工竣厥成二侯於先生嚮往素
至謂臺盍記以示來者臺曰然先生惠利吾永新
功甚大然方其數引疾求歸也微夢一啓喻去志
幾浩然矣浸淫浹歲以觀有成視韓子陽山之治
不啻過之則吾永新得蒙惠利於先生也夢之功
尤大堂以是名久遠也宜哉或曰先生於韓子道
固同乎臺曰噫予何知之然尙論昌黎立朝大節
著奮當年肆爲文章翼六經而排二氏固先生所
景服弗厭者至其懷榮急進感賦獻書則先生趣

舍殊校識者或能辨之獨動抵羣嫉齟齬當時迹
韓子所遭履視先生若曠世相謀焉夢之符應其
非偶然之故邪抑先生之賢久噤不施用異韓子
之迄顯庸於後也乃二侯意獨至非重有感乎其
時哉余既次列先生行事爲記仍并附昔銘於左
方銘曰俛俛昌黎百世之特觚邪衛正昭我憲則
奇文驅鶖懿風流誕黜令陽山時靡畔援簡簡貞
山企古作迪危行昌言往哲是式跲而益奮視韓
有光肆長我邑亦濬其祥夷彼蝨賊使毋椽訐廉
乃教令革其悖凶絜睨先生於韓可匹夢而墜之

永新縣志卷之六

四

我心實獲維堂愷明公載厥聲永斲銘記俾詒世
程嘉靖乙巳秋月

冰玉堂記

王用仁 吳人

龔君爲永新之三年百廢具舉封內無事始卽其
署後爲燕私之堂其冬旣成不佞過焉君思名其
堂而以觴屬不佞曰自余來此廨舍湫隘舉室促
處甕牖入夏逼畏景煩歎若坐甑中間欲闢䟽寮
以居顧日踳踳計民之急無能以其餘及此邇幸
政多暇民稍愒息則爲捐廩斥羨程物庀材謀不
及眾慮不動民費不煩筦庫畫方就而余以上計

行戒且勿亟比余事竣還已賴二三僚佐以其間相與成之蓋余爲理於是也訖三年始得從是役迺今幸憇而休焉作之囁而成之逸若以爲余快也而余豈易是也夫君謂何也吁嗟嗟政有必舉不得而廢不佞以是役也可以觀君得政而得君之心君之所施於民其鉅者亡論已乃茲順民以舉事城堞旣完府庫旣成校閣旣建而秩祀之祠公廡之宇莫不以次飭治而後用其餘力以構斯堂於政成民信之日不謂知先後哉今之長人者視一官猶六傳旦夕聊畢事去爾安事歲計君且

永新縣志卷之六

五

久之若始至而汲汲此舍之繕修不難竭其私以從事豈固欲長子孫邪一勞永逸惟後之貽爲而不宰無以專己則君之心也始不佞過境內聞邑父老言吾君侯悉意在民周慮邑事猶之撫摩其子經營於家而至愛身潔己廩廩若處子之嚴其閨也不佞竊耳諸父老言卽斯役殆可徵已先是堂甫落成適直指張公之薦章下其所稱君比冰之清與玉之潤不佞恆有味乎其言昔人誦廉吏之操曰冰蘖曰守冰壺之潔而念言君子溫其如玉詩固已詠稱之惟君循良之績行部交譽一言

匪真能重君而君清德雅操聲光宏達絕去鄙儒俗吏之氣而矯出於施爲注措之外誠瑩然冰玉也竊意斯言固有當於君今君出是堂而眎事入是堂而退思朝夕服膺焉以備座銘日取是以惠諸邑而永其令名則斯言之爲君重也不又多乎哉君哈曰唯唯張公謂我余無似然固余志也因遂以冰玉名堂且記所繇來次其言俾刻之石君名錫爵字汝修吳之嘉定人甲戌進士與不佞爲同邑而共成是役者邑丞戴君廷光宣城人所吏目沈君乾育吳江人又皆同鄉郡云萬歷丁丑冬

永新縣志卷之六

六

月

蕭然齋記

龔錫爵

距廳事後左方不數武繚以周垣中屬燕寢有齋扃三楹制故湫隘庭階蕪久不治自余眎事以來每退息閒一至至輒引去欲更而葺之則以邑有興建役未息肩踳踳迨三年往訖不遑舉已從計吏歸案牘多暇稍稍爲理頽圯闕陋昧以居而督余家二童子日弦誦其中暨秋之閏社友王君長孺適旋自楚疆稅駕余所迺於中除賓館畱焉始日命役翦蓁棘伐灌莽甃堊靚削庭下雜植嘉花

木數品垣內外悉樹竹箭乃不數日虛明爽塏美
蔭扶疎林如豁如目爲改觀每堂皇晝閒時聞書
聲琅琅從竹間出余顧樂甚無日不退而休焉故
人晤對論心當意觴詠流連坐淹晨夕疇昔之夜
月從東來竹影在戶庭階如洗蘭菊媚秀可飡僊
僊乎若駕天風而游閩瀛不知移尊就廣庭坐也
四顧蕭然何有長物余謂長孺昔人視官舍爲蘧
廬余乃今嗒然忘之卽蘧廬謂何矣君亦顧余听
然而笑請遂以蕭然名齋余敬諸命侍書記之勒
諸石萬歷丁丑秋月

永新縣志卷之六

七

知縣胡侯德政碑

節文

龍遂

給事中
邑人

邑侯胡先生諱偉字邦奇楚京山人舉進士今
上龍飛初筮仕爲永新令旣六載擢潁州守去今
四十年矣邑人思先生之澤至於今不衰今年夏
四月吉郡別駕李公九鼎先生門人也行部永新
亶亶言先生行事於吾邑長郭侯天祿謀所以著
之久遠者郭侯曰先生誠良吏可風我後人業已
入名宦歲有常祀矣邑人思先生不忍忘欲請立
石紀其惠政公苟從民之請似亦可以昭先生令
德而紓公之永思也李公韞然曰善哉乃貽書徵

言於予曰知先生者莫如君不可無言予諾曰然請誦其大者邑故患田賦弗均先生慨然奉例量田豪強不便者胥動浮言適上官臨邑搖於先入之言欲沮其議先生毅然力爭曰非量田無以活窮民逋賦日積將不可支矣由是卒行其言先生不顧毀譽利害身任之無毫髮私因田以定稅因稅以平徭不浹歲告成邑之轉徙者相率復業樂生卽予族人之被其德者爲立木主歲時私祀之至今可以觀其餘矣鴻雁之詩庶幾先生無愧乎邑俗多告訐先生剗割若迎刃庭無滯訟吏民不

永新縣志卷之六

八

忍欺興學勸農積穀賑饑鋤強剔蠹獎善扶弱處官事如家事蓋以易直豈弟之心持廉勤公平之政所居無赫赫聲而境內又安頌聲洋洋卽單父中牟之治何以過之古所謂循吏功施於久遠非邪然敦朴伉直不比周苟合故賢聲雖著而推轂者尠歷再考乃遷潁州守去去之日民遮道不忍別先生蹙然曰吾知爾民苦灘淺遠輸之艱方上聞而未報奈何蓋邑民病此久矣曩賢牧長暨諸鄉先生每惻然隱念惜其中格先生獨若恫瘝在身爲民敷奏移勘未幾而忽遷去至今民有餘思

乃後數年民奔走上請曰法施於民則祀之若胡
公可無祀乎由是以名宦春秋俎豆焯然爲邑良
吏標式茲李公復爲立石紀休美於無斁而郭侯
成之謂非天將彰先生盛美以啓後故藉手於今
一二君子耶嘉靖壬戌冬月

知縣陳侯去思碑

節文

伍令 御史

永新令陳侯之治其邑也既三年民私計侯政成
將羽儀於天朝矣相與咨嗟弗置曰侯卽去誰
爲繼者未幾銓司果上奏以侯補刑部主事將
行民攀卧不忍其去旣踰月諸生有介耆民數輩

永新縣志卷之六

九

詣予乞文記侯績者予雅未識侯然聞其賢舊矣
乃進生而諗之曰侯去邑且已日若生與耆民何
慕之久不忘至是請言其概生曰然始侯之蒞邑
也思吏牘政本所出患弊蠹莫可除也則稽故牒
蠲冗籍條其先要簿正之吏循次上署巧宿無所
寄其欺矣憫盜之殘民或蔓而及於良也則殲其
渠憝不深治其黨從今盜皆有所畏而不敢肆邑
里幸無戒夜恤矣厭民之囂然訟而傷理化也則
燭照而斤剖之或徐聽其自釋弗氏罪今冤者雪
梗者馴刑罰悉清於庭矣知漁獵吾民者有豪猾

則殄巨孽擿幽伏使兼并息而奇衺革今境內順服紀法飭然振矣繇是酌行藍田約以廣導迪增置邑社學以教鄉子弟期積久則成周黨庠術序之風可興焉乃復汲汲爲儲蓄計倣宋朱子崇安遺制社倉積穀歲饑則以賑貸貧民申平糶之令禁強販之擾境內賴以安堵卽古荒政之能預豈過乎至慮賦稅爲民病也則遵條編之議定畫一之規征必歸甲輸罔後期剔往弊革餘耗故輪年無負賧之憂排戶獲欣納之願徭役適均優恤有度不假笞扑而賦完後先催科之法計莫有善焉

永新縣志卷之六

十

者矣侯去而美政雖存誰與修而行之吾民子孫孫子所恃以爲休養生息謀者侯皆力行之其忍旦夕忘之也乎余曰果哉侯之殫心成永新治宜爾士若民欲永其績於去後之記也其非偶然之效邪夫良吏無赫赫之功而多遺閭閻之惠自昔史傳所載其人可得而稱矣侯之政不其近之哉予愧無文何以塞生之請姑因所聞詳述之俾爲後之吏茲土者勸且使職民風之間者有采焉爾侯名三謨字汝明浙之仁和人嘉靖乙丑進士其大用蓋未艾云隆慶己巳秋月

以上俱縣署文

永新古縣也唐制郡縣有學學有孔子廟永新之學蓋始此我朝慶歷間詔縣士滿百人得立學及廟厥後教養之制有加崇寧間徽宗頒舍法於天下作新人才縣學歲校藝升於州學粉袍競集於斯爲盛建炎初戎馬交驚解脫干戈之不暇學宮灰燼士鼓篋莫適紹興八年趙公不愆爲宰還集散徙之民亟其乘屋公庭門關相次以立於是議建學宮未幾殿堂齋廡厨庫門屏悉具塑先聖先師十哲像繪七十二子之徒生員誦誥俎豆布列

永新縣志卷之六

十一

復見太平儀禮及牛公宏代至覽學西偏尉司門偃東廡二齋未足容眾且東西不可無稱於是欲改作而未遑今上紹興十四年下大學議復天下舍法縣皆葺學養士會提刑夏公文提舉學事躬永新人也備員末屬得圖其地從容爲言之請以學之東圃易尉門增置二齋矧尉門偏西今適中使各得所夏公忻然可之遂聞於朝卽日命縣按圖鳩工四齋相望旣廣且正中外煥然一新而趙公之績牛公之志於是並獲成焉牛公命躬爲記夫大江之西山高水深吉爲之最義山直南疊嶂

綿延百里川流秀澈萬折皆東異材世出史不絕
書若姚元之牛思黯劉沖之皆後先相踵爲相下
此殆無論已然沖之世永新人按史元之則陝右
人思黯隋僕射奇章公後安定鶉觚人二公固寓
跡於邑者也今縣東有古墓世傳元之母葬焉北
有聰明臺元之築舍其上覽山川勝槩以博通羣
籍下筆成章思黯之祖自交廣罷官還至郴衡間
爲土寇所掠方幼與母獲免避入邑西鄉逮長與
母舍元之故基積十餘年成學工文母卒葬才德
鄉大學里尋遊長安第進士第一武后睿宗玄宗

永新縣志卷之六

十二

朝元之三爲相穆宗文宗時思黯亦再爲相沖之
登進士第二仁宗朝由工部侍郎參知政事拜中
書門下平章事世之相去四百餘年而三相繼盛
非邑山川之爲助興牛公卽思黯之裔其家譜亦
載之夫古者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六德六行六藝
皆教之所有事也然必以聖人爲教學之極所謂
學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又豈特區區事名利計
哉士能體此而進之期至聖人之於天道則繼三
相而爲社稷之臣亦其餘事此自然之明效也姑
刻石於堂以俟紹興十五年十二月

至元五年二月知永新州事完顏公下車之初訊民瘼憫吏弊剗荒剔蠹民日觀聽公所樹善薙惡而知勸懲益自澡滌以承煦休公則曰昔吾夫子以朞月成政我則不敢任必庶且富而後教我則誰咎雖不能躬行以導民然廟學久壞不修何以新民之眎聽時教官陳質志易前政式副公心顧瞻殿堂門廡庖庫之漫漶破腐遠者二百年其糜廩費公暫葺隨壞者皆是大懼復踵前弊貽後恥遂倡州大姓之好義者分修並理凡木石甃冶工

永新縣志卷之六

十三

食之費五千二百緡悉不以載廩籍不踰年金碧丹堊煥麗翬翼來游者咸軼然改舊觀矣州之賀姓曲阜林廟學正元忠以書來請記夫學校之設所以明人倫也視科目之興廢爲學者之作輟古未之聞也使不鄉舉里選人倫之道固當明則學校之廢固當修修學校一也或借意於科目方興之日或畱心於科目蹙廢之後以此扶世教明人倫人心所嚮移固在一舉措聞耳永新自混一以來衣冠之胄于于禮樂之習彬彬懷仁義而樂忠信以視後來科興之際人心習俗何如也然黨有

庠家有塾有往學無來教今茲科黜廢人心習俗以視前科興之際又何如矣物窮則變時往必復不有障其波流風靡之慙而進之衣冠禮樂之舊者乎則臨民職教之官皆得其賢斯有相之道也今公之賢適與陳同時其畱心學校不以科黜廢爲作輟所以明人倫而爲人心世教慮甚深矣使予言有驗則後來繼今之賢皆能以新俗美化爲務義山禾水衣冠禮樂之復其舊與他日科目得人之盛必可跂致者予尙幸身親見之至元六年歲在庚辰正月之吉

永新縣志卷之六

十四

永新州修理儒學記

諭立 元學正

永新去廬陵西南二百里山溪盤亘峭厲清激其風氣固殊異昔者鉅公名卿班班相望自唐姚牛至宋劉楚公皆位至宰相事業在國史聖朝賓興科有其人然今之言永新輒曰難治噫豈誠時俗然哉上無德化下不知教無怪其若是也至正六年東陽趙侯大訥來牧是州不鄙夷其民爬紛剔蠹期月之間治效顯著時卽學宮顧瞻廟宇傾者扶之敝者易之齋舍廊廡及詔旨亭魁輔堂先賢之祠嚴整深廓次第完美訓導江澄捐己貲倡州

士左克言暨先賢之子若孫咸樂助焉丁茲大比
侯與同知棗侯舉行鄉飲酒禮勸駕多士亦命江
君董之列郡以爲美談是科中選果二人侯之爲
政可謂知先務矣夫禮樂刑政學校攸出爲人上
者每易易視焉教化之所以不行民俗之所以不
厚職是之由與侯之未至也諸生倚席不講侯延
禮師徒飭勵敦勉至於今絃誦之聲洋溢中外士
之爲學當無愧於前時今詞訟日息強梗日變嗚
呼其亦有由哉侯今告老歸其鄉士民戀慕相與
樹石紀侯政績侯之嘉惠學校可不記載之乎諸

永新縣志卷之六

十五

儒屬筆於立立承匱伊邇式侯典刑豈敢以不文
辭因併列修學人名氏下方庶有所勸云至正八
年歲在戊子四月望日

永新州學進士題名記

龍仁夫

元邑人

進士設科以來宋爲盛宋二百年江表文獻廬陵
爲盛廬陵屬州若縣八衣冠科目鼎鼎吾永新爲
盛然則題名有碑宜也至元初科廢山川英華小
蟄然鄉校巋立劫灰閒龜趺龍文煜燁故無恙天
之未喪斯文可知已皇慶詔下於今二十年自行
省入貢若干人擢上第爲天朝命官則自馮君始

君自鄂省以書諗曰將更爲新碑以昭盛事願誌
之予兒時從長老游鄉校觀碑廡間指曰某對殿
陛爲前三人某爲宰相若名卿大夫某汝家父若
兄孺子勗之予不肖畱落且衰慙斯言予慙何足
云鄉國有人其使予喜也曩廬陵貢額七十有二
漕若監數路不在焉賜第且五百則昔之登是碑
也易今通天下貢額爲七十五者才四賜第校異
時不能五之一則今之登是碑也難鄉國有人其
使予喜也雖然此特諸君青雲初武耳由是躡穹
階樹大名邇之署旂常鍾鼎遠之流芳太史氏與
是州山川相無涯其自此碑始矣於戲尙相與懋
敬之哉至順癸酉仲春朔日

重修儒學記

李祁

元儒學
副提舉

永新縣志卷之六

十六

三代之學與軍旅之事未嘗不相關也是以天子
將出征必受成於學旣征執有罪必釋奠於學以
訊馘告蓋學校乃人才所自出受成於是欲資其
才以成功及其反也則以成功告此天子之學然
也而諸侯之學亦莫不皆然魯僖公之作類宮也
詩人頌之其言曰旣作類宮淮夷來服矯矯虎臣
在類獻馘又曰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

御無斃又曰旣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猷淮夷
卒獲一詩之中反覆詠嘆率皆形容當時軍容武
功之盛曾謂軍旅之事無預於學校哉吾夫子以
魯司寇攝行相事夾谷之會卻萊人於雍容談笑
閒三都之墮仲由實任其事魯師及齊將戰樊遲
請三刻踰溝齊師卒遯而冉有以用矛入軍則當
時之爲師弟子者其能否可見矣曾謂儒者之道
果無預於軍旅哉自三代之制廢而文武之教遂
分武人目文人爲迂闊文士指武人爲粗戾互相
詆訾不相入而有國家者亦或別立武學以前代

永新縣志卷之六

十七

之爲將帥者祀其中是蓋知其末而不知其本者
也千數百年之間習是爲常而莫有能推明其故
者是可歎也已永新文學之士由前代及今於江
西爲盛學校廢弛自兵興以來則然今新安俞公
領符來鎮是邦修城池繕器械武備旣飭乃興文
事遂與州守田公謀謂學校不可久廢宜先治其
易者乃首葺興文閣明年有事禮殿嚴飾像設及
從祀諸賢闢兩廡移置戟門使殿庭廓然有容櫺
星門則改創於泮池之外繚以宮墻軒豁炳煥木
石之材工役之費悉出己任旣成田公率僚屬來

請記嗟乎學校之不預乎軍旅也久矣自吾夫子
答衛君以軍旅之事未學後之昧昧者不詳其意
遂以軍旅實非儒者所有事而儒者亦或假斯言
以自掩其不能此近世之通患也今俞公之爲是
役不以守職爲拘侵官爲嫌舉積年學校之敝而
新之巍巍聖容秩秩俎豆旦朔奠謁進升講堂討
論乎古今肄習乎禮樂非惟使韋布諸生得以從
容涵泳於教育之中而介胄士亦得以踴躍歆慕
於觀感之下時習而日新歲改而月化將見學校
之政與軍旅爲一異時人才之由是出者文足以

永新縣志卷之六

十八

經國理民武足以折衝禦侮則三代之制可以漸
復其權輿顧不在是歟予以年耄時乖昔也不幸
見學校之久廢今也幸而復見學校之重興喜俞
公之志有成而尤重田公之有請也故爲之記吳
元年歲在丁未十二月一日

永新進士題名記

解縉

翰林大學士兼
春坊大學士

吉之屬邑有九而廬陵吉水永豐泰和安福永新
人才之出尤盛自進士設科擢高第至宰相者永
新劉楚公爲稱首繼之者周益公與文信公也然
則永新豈非權輿激勸視九邑爲尤盛也與故自

宋天聖明道以來永新擢進士第者多出於名家世族祖孫兄弟聯芳襲武至元猶然也入國朝垂三十年乃復以薦魁江右進擢甲科豈非久塞而通時往而復發此爲之兆與蓋扶輿清淑之氣必有所鍾當於山明川秀觀之予行視九邑永新之山川雄峙秀傑人生其間者固必有以享富貴成功名不可誣也矧聞昔者唐姚牛二公皆嘗游學禾山故楚公自少景慕則有以追配之而無愧則今有欲景慕楚公者又何不可及哉是在人之立志也於是學宮立國朝進士題名碑予作記以爲永新人士勸然爭先決科者予知必自學校始永樂丙戌臘月朔

重修儒學記

劉儁
僑邑僉人

永新縣志卷之六

十九

皇帝嗣位之明年汲汲圖治以安養天下乃眷大江以西民有弗靖特勅都御史姑蘇韓公雍以便宜治事公至不欲鄙夷其民仁煦義育強教說安並行兼施凡所至作新學校立本崇實以風厲諸郡邑未再期間閭休休悉去舊污而服新美又明年始至吉之永新值歲大禋首勸義民劉象夔等二十有三人各輸穀有差率與冠帶貯以義倉

用賑饑莩害去利興人心和洽爰戾學宮顧舊宇
材腐制庠不足以居學徒詢知邑倅新安胡佑賢
才堪任事命以新之首得義士蕭夔等助金若干
兩倡焉明年公復至仍屬前與冠帶者喻以修學
之美莫不感悅各助金總若干悉委胡倅督之於
是構材鳩工始於是年之二月首作明倫堂翼以
東西之齋峙以藏書之閣退休有所會饌有堂廊
庶軒豁階序飭嚴旁及師生之舍庖廩之次率無
不新美甃瓦黝堊堅緻質良其費金以千計官不
知斂工以萬計民不知勞凡百工役之供未足之

永新縣志卷之六

二十

材一皆胡倅與知縣王佐營以充之噫亦勤矣六
月工訖以落成復公公以儁爲舊屬且忝邑人俾
爲文勒諸石惟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故治
隆俗美後世罕儷秦挾山西雄強畢六王欲帝萬
世劉氏一呼關門不守鹿死眾逐繇詩書廢而教
學不立也漢代之君有哲有愚孝武世祖皆孜孜
儒術表崇學校延於靈獻運去世遷天下尙知尊
漢雖有強橫不敢卽去臣位繇二君務學以啓之
也唐自太宗雖知興學務名亡實後多循是相襲
故治少亂多強臣僭竊節義掃地豈非學校之不

如漢也永新舊有學始備於宋慶歷間僑嘗閱考
圖志謂廬陵八邑惟永新學先立邑人士往依山
林講肄者一時來聚其學先德行而後文藝宋季
紛亂丞相文信公起兵勤王以世出永新書約妹
壻彭震龍爲應震龍結諸豪傑一時並起據城誓
守元兵猝至所過乞降不暇獨永新執義不屈至
力竭城陷甘心就死無一人降者是皆教學之結
於人心久且專也孰謂學校無益於國家哉惟我
皇明學校遍天下風俗軼三代矧永新家漸人染
習成往古茲得賢都憲作新於上良有司仰承於

永新縣志卷之六

二十一

下學宮一新百倍曩昔來學之士得以羣居族處
於此必有事焉要當學古人之學踐古人之跡居
官臨政者於無事之時談道德而服仁義以淑人
心設遭事變尤當仗大節而振綱常求無忝所生
無愧於前人期不負 聖朝建學之意我公崇獎
之美矣若惟知以筆墨徼利祿則不獨爲斯學之
玷抑吾徒所共羞也景泰甲戌夏月

重修文廟記

商輅

尙書大士

孔子萬世之師也崇祀學宮厥惟彝典我國家
文化之盛超越前代遐陬僻壤莫不有學亦莫不

崇祀孔子矧中州文獻之地乎永新江右名邑邑學之建自宋迄今其來久矣而文廟兩廡以及戟門規制庠狹材木朽腐幾於傾圮成化庚寅按察僉事陳騏行縣祇謁之暇顧而歎曰學校風化之本而廟貌弗飭曷以妥聖靈勸來學擴而新之吾輩責也因以所閱訴訟例入紙折得白金百兩倡率邑人士邑人士聞之皆舉首欣欣相告曰是欲囿我於道化之區貲何敢吝乃爭先樂助得白金若干命知縣李愷市材僦工卜吉始事而以郡同知黃景隆董其役已而南京太理寺卿錢塘夏時

永新縣志卷之六

二十二

正奉命巡視郡邑而嘉之共贊其成凡建禮殿五間高三丈有九廣六丈有奇深四丈有五壁以磚石飾以丹漆兩廡戟門高廣相稱聖賢塑像巍然冕服有章牌位式序闢泮池甃之瀦水湛然而潔櫺星門易柱以石登器易瓦以銅靡不應法越明年辛卯秋八月畢工僉憲復按縣聚眾落成進諸生諭之曰孔子之道天之道也天賦人以五常之理而不能使人人循其理聖人有作代天垂訓而後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曉然於人倫日用之間家以之齊國以之治

而天下以之平誰之功也士生文獻之邦章甫逢掖優游庠序目覩聖人之容口誦聖人之言豈徒掇科取仕以媒利祿而已固宜身體而力行之使綱常自我而愈明風俗自我而愈厚人有所賴且有所法以求無負聖明建學育才之意斯有司者預有榮焉諸生唯唯遂介鄉貢進士劉安之以記來請特述其言復之俾琢石刻之成化癸巳春月

重修興文閣記

節文

沈榮

臨江府知

永新縣儒學興文閣成余友永新令馬君克昌方欣其工之僦也乃是時監察御史員缺克昌擢焉

永新縣志卷之六

二十三

檄至趣行過予治以閣記屬予予曰發公帑幾何曰未也用民力幾何曰未也然則何以爲是曰民有張寧暨其子希選效獨力以爲之也始儒學師有以是閣久圯請復建者某曰昔魯莊公春新延廡春秋特書以譏其不時今歲祲奈何寧父子聞之欣然來任茲役度其費輸二百緡有奇庀材鳩工堂構棟宇塗墍薨甃而興文之閣完且美矣閣在明倫堂後凡若干楹上以貯聖人之經下則師生飲膳之所又割田若干畝以爲歲葺計此閣之所以成也予聞克昌言而重有感焉今夫世之治

人者恆曰我讀古聖賢書師法古聖賢言行其初蓋囂囂然自信也及興一役侈焉汨焉頭會箕斂而腴民之膏血者比比而是而治於人者彊乘弱富齧貧知聚而不知散知私己而不知公家是殆其痼疾也上既無以作夫民顧欲民之服勤子來抑難矣吾乃知克昌之能動民寧父子之樂應乎上亦必有其道哉大學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未有好義其事不終是可謂生於斯學於斯而來吏於斯者勸矣成化二十三年

重修興文閣記

鄒守益 祭酒

永新縣志卷之六

二十四

永新興文閣在儒學明倫堂之後成化閒邑令馬侯克昌屬義民張寧創構割田爲歲葺計嘉靖甲午邑之薦紳甘子公亮李子儼率諸生舉惜陰大會而徐侯丙主之相與切偲於閣中煥然壯也歲久滋敝而邑庠科第適乏諸生皇皇焉己酉夏鈞州徐侯衍祚蒞邑函商於司教趙子錫圖修復之而義民之孫萬濬偕其姪曰朴曰應堯克紹祖志而任之規制宏麗材良而甃固黝堊丹雘視昔費倍焉以辛亥夏告成於侯侯錄其功請於中丞張公柱史曹公以獎厥義而趙子暨其寮章子文瀾

酈子驥率左生宋生謁言以紀成績且曰文之敝久矣請以尊經易之東廓子益曰無以易也諸師諸生其粵稽文王之文乎穆穆敬止亦臨亦保演美里樂辟雍伐崇墉駘昆夷質虞芮顯西土以光四方其純亦不已之德與於穆不已同神而並化洙泗源流錯綜不齊有以約禮對則曰博文有以力行對則曰學文而忘食忘憂老至不知上律下襲祖述憲章皜皜肫肫與四時日月錯行而代明是天之與斯文而大成也正學不傳往往并文學而眩之詞藻註述是飭是崇而孝弟謹信愛眾親

永新縣志卷之六

二十五

仁判然不相關況望洗心齋戒以神明其德乎好古之士慨然厭文之敝而欲易之孰若會人文之大成使庶民興而邪慝息邪帝降之衷精明純粹無有歆羨無有畔援蒸民與文王所同也善學者以兢業葆厥貞全而生之全而歸之無所待而興以順帝則是謂豪傑不善學者以逸豫滅厥德舉之弗勝行之弗至而諉曰上無以倡也是謂凡民凡民之與豪傑非昏明强弱殊也有志無志之辨而已矣世固有博聞強記而躬行未得其蔽也華而蕩有篤志力行而不著察其蔽也實而支有探

性命測玄妙自以爲極深研幾矣而脫畧細行批駁聖言其蔽也高而虛雖清濁殊科其未免歆羨畔援均也諸師諸生其敬念之哉誕登於岸蕩蕩平平陳蔡之厄亦羨里也杏壇之樂亦辟雍也將居上居下處順處逆無攸往不利而況一科第之多寡一爵位之隆卑又烏可以滑吾經天緯地中耶永新爲吾吉名邦節義功烈先哲炳炳邇來從事良知之訓耆舊俊髦環橋門而聽者勃勃焉茲復得良師帥貞教以萃渙振頽而迪顛民相訓飭祇承德化繼自今詠歌泮宮駿奔文廟升堂以陟

永新縣志卷之六

二十六

閣高明廣大心曠神怡皇皇焉志於豪傑而不忍出凡民下庶以無負爾良師帥之望侯嘗有聞於晴川劉子爲治知大體三元四相鄉賢名宦坊祠咸一新廢淫祠爲社學以端蒙養撤東華爲書院以課正學建綽楔於學宮表之曰文明率有意於樹風聲者法當附書嘉靖二十八年

已上舊學文

改建學宮記

羅洪先

贊善文恭公

古之爲士非獨有師承足以相觀而善也亦上之人擇地而居之者周物備制弗敢苟焉其勢不得不自勉也蓋邊筐鋤壘以習其禮者必有升降奠

獻之位琴瑟勺象以和其樂者必有舞蹈搏拊之
次工詩書之文則誦說諷咏之有其羣操射御之
器則馳驟縱送之有其處而又絕商賈以別其類
環辟泮以異其宮使耳目不雜而心知明嗜好不
撓而志意廣蓋其居業也專則其成材也大盡其
引翼夾輔之力於學者靡有不至所以使其入而
孝弟恤睦行於家出而仁義聖知用於國無弗宜
也然則古之多士與士之貴於世者豈偶然哉政
教廢亡有司視學校爲不甚急其能畢心力者蓋
最鮮往予道永新望學宮在邑之左敝壞不稱因

永新縣志卷之六

二十七

訪今吏部侍郎尹公臺舉以詰之則曰歲久禁弛
湮流坎夷地宜失利兼之市井囂穢齋廬隘雜欲
宅徙而未得吉也未幾 文廟告災士罔瞻依始
議改小尹公躬爲相宅得部使廢署輪廣深袤可
營庶揆言之知縣朱侯賢上請於巡按御史吳公
遵分巡僉事馮公臯謨於是士民爭捐其私得金
若干二公下議助以公醵肇基於甲寅七月明年
乙卯 文廟成遂作明倫堂已而吳公受代朱亦
赴召丁巳御史徐公紳至屬今知縣馮侯符竟其
工馮用形家說移廟堂稍右崇塾數咫門廡齋亭

庖湑寢廬垣衛闕表偉燿如制旦夕督率則主簿
陳璞實矢其忠戊午七月遂告成八月上丁馮侯
率教官包子一夔項子勳沈子汝文暨諸生釋奠
於廟庭階廉辨駿奔有儀尊簋牲帛區列以式退
而登堂鐘鼓間作考業說書衿佩顒若如遊三代
之澤宮祠瞽宗而聽雅樂也徐公聞而樂之既請
尹公記其役并載勞者之姓氏而諸生曠效忠李
子惠復以馮侯之命來乞言竊以古者道化不可
遽復而其激勸鼓舞之機未始不存今羣公之於
學也懼耳目穢雜而徙之既有合於古者擇地備

永新縣志卷之六

二十八

制之意而馮侯繼事不憚更置之勤亦曰使居者
安其序而久其業將行於家用於國者其尙有賴
則固庶幾古之教也嗚呼上之畢其心力若此居
者其亦有思乎歲時之間奠謁飲射必於斯詠歌
游息必於斯課業校文藝必於斯曷亦省曰吾之
俯仰進退以爲禮也果可交神明而事長老抑亦
有慢易玩忽之心否與吾之浹洽倡和以爲樂也
果能養性情而滌滓穢抑亦有怠肆宴溺之氣否
與吾之請益問難以從事於業文卽稱引古誼商
榷時難幸不甚謬將處於鄉居於位者果皆不負

所學抑亦有富貴利達之懷否與有是穢雜而弗之徙其如羣公何雖然今之從事業文者未有能雜耳目嗜好以爲之蓋不待持久而冀速化則尤不可以無專亦其勢然也古者環羣泮以爲之宮得使學者思不出位以養其心知而達其志意耳目雜好莫能得而撓焉所謂禮樂示之者蓋其師承之道也今業文者藝而已雖然古之誦說詠歌納言而颺之其去業文也宜無甚異而其成材乃有古今之別其故何居將所謂師承之道非邪夫業貴專道貴自得無變今之業而有得於道入而

永新縣志卷之六

二十九

宗族孝弟可稱出而朝廷仁義可法是卽古之成材 國家賴以廣道化也羣公之望已乎惟有志者共圖之嘉靖戊午冬月

新建儒學記

尹臺

三代之盛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以學爲本務故學校之建繇國都達乎閭巷其制彬彬備矣迺時吳楚之邦介在要綏之外先王聲教所鮮及況其徼壤接乎江嶺之僻絕者學校之政惡能概然並施之則其民之安於簡陋不可程督宜先王莫得遽變之矣天地生人風習久而漸開今吳楚人文

蔚然宣炳於四方卽詩所稱王國多士未能或之
盛者 聖人在上德教涵漬之積致其效豈人力
也哉吾永新昔列吳楚之徼壤所謂接乎江嶺之
僻絕先王聲教所鮮及者也廟學之建肇自宋慶
歷間前此蓋未聞有興舉之者矣夫學校士之肆
也士居之以成業其建樹胡可無慎擇也往學舊
宮據邑西南諸水之會風氣閎盤士業於是材賢
號稱不乏今代遠地易水渠壅廢學宮左後民塵
雜并圃池剝築無禁門塗闢塞不皆應法形家每
以爲病士藝絀修習俗日壞科第屢閒衿佩咨歎

永新縣志卷之六

三十

癸丑之春廟忽燬於雨電僉懼災變嘿符不可無
議改卜也於是巡按御史吳公遵聞而重念之檄
縣俾計其可令長朱侯賢爰諏眾志以臺嘗相邑
西南隅舊爲監司行廨者中敞外密岡支委伏山
川儲靈人文宜茂報上吳公是之迺筮日庀材掄
築盆集鋤助聿來不數月而 文廟成未幾明倫
之堂作并底法乙卯春祀 先聖於新宮其秋二
士並薦明年登進士第者一人厥兆示昌士類胥
說已而吳公代去朱侯尋亦 召入工弗迄竣巡
按御史徐公紳繼至迺屬今令長馮侯符俾鳩度

迺成馮侯受令降觀周揆攷勢正方廟更其向增
其址加崇二尺有羨堂視廟升三之一廉辨級施
左右廡序以嚴以翼已而櫺星之門敬一之亭啓
聖名宦鄉賢之祠靡不煥然飭新齋寢庖湑門廬
牖奧靚邃穹豁咸登其制官師獻奠陟降有次講
肄游息有舍前承楔綽後引度閣周垣外繚砥道
中貫恢然通邑之偉觀矣役始甲寅秋繼成迺事
則自丁巳夏迄戊午春創構時迺大備蓋巡按二
公倡作嘉成於上邑長二侯毖始勤終於下賢績
紀流世世其庸可忘於是徐公撰書屬臺以記將

永新縣志卷之六

三十一

推前作者之休美而自遜以弗與也臺惟事因人
立功以時究非知政之先重者不足與成於教化
之務吾永新邑雖三代以前載籍未有所稱紀然
上下二千年間計其民之朴茂秀穎可振古賢士
之業者豈尠迺其材不一顯用於先王之世豈非
學校之政偏而或未之興邪夫三代建學欲專成
士之材德使咸適於治己治人之道達諸家國天
下無弗理焉耳是故道莫大於人倫教莫先於禮
樂人倫明則百姓親禮樂用則庶事順是先王教
化之大端也我 聖祖立國首申三代建學重師

之義羣天下士而聚教之廟祀 夫子揭堂以明
倫之名俎豆工祝之儀陶匏絲筦之器無一不肄
於學宮古制蓋粲然悉舉矣 皇上惇倫紹極列
敷言以示彝順其欲成士之材使咸濟三代之道
化何其盛與惟士能自立於人倫禮樂之道教然
後不負 上之所作成其要在擇術知慎而已孟
氏矢函之喻不既深切痛至矣乎傾舊學弗稱後
先大吏暨邑長令旰夕矻矻不少懈幸擇地之善
以居夫士矣乃士自居其身不知所慎擇焉可乎
夫本其知能之良廓之於人倫禮樂之大以成其

永新縣志卷之六

三十二

材而自進乎治己治人之道是擇術之善皆非由
外得者自今吾邑士講道論業歌游出入於此學
必俛焉孳孳慎求而弗止怠則出而履眾職之任
列百官之中頎然不失其材之成庶幾家國天下
之理可賴其輔翼不匱斯固二三君子改學興教
之盛心抑士所以自成乎學不愧其治己治人之
道者也嘉靖甲寅秋月

新建興文閣記

尹臺

邑學卜地改新既踰二十年矣雖人文視昔稍振
然未迄睹其綦盛議者多咎後閣缺建玄武位失

麗奠故不應形家法其指病非一人矣乃歷今更數邑長莫或有爲之加意者往余閒寓書大吏而行也頃巡撫中丞東吳凌公聞之始以檄督邑趣其成亡幾今令長嘉定龔侯至舉邑廢政悉興之爰訪學重嘆感焉曰嗟乎庠序治教首務豈一閣獨可靳力哉於是殫心計度謀之士氓亟乃役遂諏日庀材不再月而工告儻邑大眾忻睹交頌以爲茲工誠偉鉅何昔難而今之易也意天將假侯昌我邑邪於時學博士諸生成來詢余以閣所宜

永新縣志卷之六

三十三

名而因屬記之蘄以永侯斯績於不泯余謂舊學閣稱興文自宋迄明靡易也鄒文莊公嘗訓其義以告邑之人士矣無已請繹文莊往意永侯教思於無窮不可哉蓋聞之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夫天秉陰陽著日月星辰之紀故法象昭懸四時之變出焉聖人舉仁義章禮樂政刑之教故倫常顯布萬民之化成焉大哉天與聖人之文膠轄無際其煥而易見者若不可數陳然變之所漸化之所成百姓固日用而不知也君子學以致道必著察乎行習之閒賁宣其

文以施之身而措之家國天下其義固微而難識
非心通而性有之不足與於斯也夫陰陽經緯於
天則包絡萬有而不遺矣仁義推行於聖人則裁
成眾類而靡忒矣傳稱天之所以爲天文王之所
爲文其微而難識者固煥而易見之根柢學者欲
有所從事不知所致力焉可乎蓋孔門以博約爲
教功始心性之存養而效極天人之合一其文之
粲然蔚炳光著四方孰得而遏揜之故君子博以
致其全則物之散殊不亂皆文之備於身者也應
感無方而富有之業可廣約以反其實則理之條

永新縣志卷之六

三十四

貫有倫皆文之出於事者也時措之宜而日新之
德可崇茲孔門之學所以繼文王有興而與天同
其無息興自博約教衰士不知文之出於性有故
發育峻極藐然無涉於三千三百之履踐學失所
從事文欲興之何繇蓋子思言文王之文在純於
天道之不已而孔子語文之有得要其成歸於躬
行之君子則士欲繇君子之學以進乎天與文王
之文其道之所馴致可推已文莊舉豪傑之士所
以異凡民者在善學與不善學之間而以先儒辨
志之說明焉其義列切至矣賢侯作新斯閣欲興

起一邑人文於有造良師生日講游詠習其中仰而企俯而思不知先辨其志則何以自列於善學之林夫豪傑之去凡民始乎志之差殊而終之所成也奚啻千里是故士達而志行則思以此文興之政所謂其君用之而安榮科第豈我貴乎窮而志塞則思以此文興之教所謂其子弟從之而孝弟著述豈我重乎斯豪傑之能自興抑亦善學之明驗已若夫勦襲經說詭其文以幸有司之售揆飾辭章誇其文以竊鄉曲之譽是凡民不善學之陋未足與興於文王之世況望其能自興也哉余

永新縣志卷之六

三十五

繹友莊遺論敬申斯閣之義亶告來士使各審所辨擇益求善學之方以無負賢侯作新盛意庶曰其式有大拔於凡民乎乃若閣之雄壯恢特攬有山川秀勝與賢侯創構功勤遺之百世可誦思者余愧未能悉詠述其美後有能賦之才安知登斯不慨慕嘉績摛辭侈述若奚斯之頌魯公爲足余所未及邪姑記以俟之是役也費鉅溢千餘邑士大夫暨胄監庠校諸生成欣願捐佐侯以贖緩周成之其勤固難甚而戴丞廷光終始董視不一懈學諭程大喬司訓周愷羅邦慶又出入互嘉贊焉

諸良民祇事相工後先槩與有勞績今並載其氏
名於碑陰萬歷丙子冬月

已上新學文俱

崇正書院記

尹臺

往邑大夫江浦朱侯賢既治郊關之氓闕淫祠而
擾比廛者抵法遂以其事聞之巡按御史吳公遵
吳公報牒命邑撤祠改立崇正書院以作士意在
屏邪閑正導民使知方也適其時邑有徙學之役
已相其祠故敝陋而迫囂溷不稱學者居息吏因
之弛役歷今二十五六年矣比歲郡諸邑士並倡
講會興正學所在重書院之建士爭相濯磨其效

永新縣志卷之六

三十六

彬彬著盛而吾邑獨絀焉莫之興舉衿佩歎以爲
耻余聞之緬然久慨中矣頃自建業歸偶循邑北
郊西步升眺普光之麓降觀朱氏故址在鳳尾湖
澳者後枕旛竿羣嶺之峻前揖義巽諸峯之特岡
支委蛇宛複相環湖水渟澈瀦而後洩殆一方秀
壤也乃捐秩金數鎰售之以爲是足使學者安業
樂羣邑書院擇建宜莫有善焉者顧謀之同志使
協眾成構既難而自度己力圖任是尤不易於是
始欲搏縮歲耕之入累黍而儲之意數年或可少
成茲願乃上冬之季始召工謀之爰度材治埴卜

日之良鳩眾經紀築構之事定其規式前治橫屋
爲崇正書院之門中建廣宇爲知本堂後殿重室
爲欽止樓凡樹棟三總其楹十有五左右周以步
廊繚以翼閣使一邑士眾講會周旋其間雍容揖
讓固可復見三代威儀其切磋相長之益固當有
輔學校所不及者非直著觀美侈文具焉耳越數
月告成乃復議斥田百石并故所賀址旁之池一
晦有奇畀之書院歲輪二人主其入以待士之遠
近來聚者佐其供需而凡會規一視安成復眞復
古二書院故式將白之有司上聞於太吏圖可久

永新縣志卷之六

三十七

行勿壞俾遺之世世噫抑勤甚也已於是邑士友
咸來欣集以爲昔悼講會靡舍麗澤無所於資不
期今得所稱遂將非吾黨之共幸與謂余不可無
言開示名堂與樓之義以告學者令出入知所持
循不忒所嚮往余不敢讓遂爲之言曰崇正乃士
之常語其義若可忽也然始學者苟善反而力求
之則有終身不能窮其指歸者焉今士所謂法六
經語孟固皆聖人微言然舉其近人而易入者莫
過太學一書夫明德新民止至善太學綱領旣粲
然矣乃其條目先始未有舍格物而能造其極者

古今訓格必兼至也正也二義士童而莫不知誦之何明其義以有之身心雖白紛不一聞見邪物理本出吾人之性有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其初何嘗有不正者惟不能實致其力以至之則推之事爲往往失其正而不自知非世之所同患乎古易稱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而大學示格物之要必先知本其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義固深切著明則今之言格物以致其知者舍知本何適矣故欲崇吾性所有之德使出之順應不失物理之正其要必自知本始斯格物之

永新縣志卷之六

三十八

首要達之知意心身極乎家國天下之大一以貫之者也故揭以知本則學之先始辨矣而至乎物理之正以日崇廣吾之德業極而效法乎天地上下與之參合聖人之能事畢焉要其終始之相成一敬以持之而已故表以欽止則知本之全功以備自虞廷精一執中之傳以訖孔門求仁之訓莫之有遺焉者矣易稱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則所謂知本欽止者固存乎學者之心悟其說非一言之可竟究也吾黨之士尙默識以自勗修從事太學先要進求孔門終始全功不徒煩口說之外騰焉

斯可庶幾聖人之徒也已矣

文學附

新置學田記

劉朝噩邑進士推官

夫學之有田也猶庶幾先王遺意與先王制井田養天下之民而取公田什一之入以爲公家之祿自卿大夫至於士皆得而食之今其詳雖不可考然士修其學待上之舉用欲養之使有成固不得以耕奪其業也是故士之等不一而皆得食於公家所養足以代其耕焉斯先王能致多士之效有繇然矣後世養士之制無聞而先王教士之法亦因以尼不行其敝豈一日之爲積哉我國家養

永新縣志卷之六

三十九

士於學校拔其材業之有成者旣優稟餼以佐之食然士之業學校者日眾所食拘於制額之定其不能皆周亦勢也於是有所倣公田之意而爲學田之置者蓋自宋已稱盛所謂庶幾先王遺意非邪然今天下郡邑之有學田其因承固久遠非可一人爲之者也吾永新學舊無田有田創自今石巖龔侯始侯與予同年舉進士其令予邑未期月而旌孝節誅强猾剔吏去蠹屏盜清訟一邑遂稱大治且望進諸士於學宮必以先王之教相訓勗推明古六德六行六藝之目導於經術講肄閒以考

成其樂羣安業之實不徒虛文相究取其亦勤甚也。已閒與諸博士鄉大夫慨然於古今之際以爲今養士以稟餼旣有所拘弗能周士之遺於所養蓋多矣。夫士誦法孔孟固不期上之養而後思奮勉於學。獨所謂資富能訓上之責果安在哉。是吾所不敢朝夕懈者。於是斥贖金售田百七十石。有奇畀之學。相其原隰磽沃之辨酌其佃種出納之常覈而列之籍。俾後毋斲於世。世惟士之賢以庀於貧而隳其學者甚眾。非必所食之糶其婚喪俯仰固累之過半。今舉聘弗能婚喪弗能葬歲侵弗

永新縣志卷之六

四十

能爲養者則量其田入之多寡以施之。其施之無以周周之無以徧則竣後之師帥是邦者必有感斯義慕類以興。所謂非一人可爲者吾特爲之倡始焉。爾凡司是田者無以食先事無以利先義則厥成乃克。有永濟嗚呼觀公之所措畫其愛推於士也。厚義結於士也深而又必人人皆同己之所欲爲則其教而養之豈獨在田云爾哉。抑有勸之道焉。夫士之於學猶農之於田也。農者始而種中而耨卒而穫。期稼之足以饜其食也。然使所播非嘉穀而雜以萑稗蒿艾則雖終歲勤動其能使食

之爲吾充乎先王三物之教士之嘉穀也欲種之使豐其本耨之使蕃其實舍是則奚適矣今士或輕德行而重科第之華忽禮樂而工文辭之麗是知嘉穀之可食而不知稗蕘蒿艾之當去豈所以爲士之學哉侯之言曰無以食先事無以利先義其示勸固默存也諸士繼自今游歌出入於是學其必以性情爲膏壤以德行道藝爲嘉穀以致知力行爲耕耨而又鋤異端之稗蕘芟功利之蒿艾則窮而爲顏孟之德業達而爲稷契之事功是皆能豐其本蕃其實於侯之田者也先王之教不幡

永新縣志卷之六

四十一

然大行於茲學之士乎夫侯以先王遺意養士固期士以先王之道自養也予故因侯之問記不揆其無文樂以此爲諸生告焉萬歷乙亥冬十有二

月學附文